

魯迅批孔雜文選講



0.97

鲁迅批孔杂文选讲

南开大学中文系七三级
工农兵学员注解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 3/8 字数 57,000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000

统一书号: 10072·491

定 价: 0.21 元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

目 录

未有天才之前	1
十四年的“读经”	9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节选）	19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 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32
华德焚书异同论	41
礼	48
关于妇女解放	54
野兽训练法	59
关于中国的王道	63
儒术	70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80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86

未有天才之前^{〔1〕}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 Alps 山^{〔2〕}，说“我比 Alps 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

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本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3〕。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落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迭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创作”〔4〕。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

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5]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6]就生厌，定须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创作家出来了，从实说，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7]，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象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8]，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这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

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象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闲，说来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他。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

魂的说。

注 释：

〔1〕 本篇为鲁迅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的讲演稿。最初发表在该校出版的《校友会刊》第一期。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京报副刊》第二十一号转载时，前面有作者的小引：“伏园兄：今天看看正月间在师大附中的演讲，其生命似乎确乎尚在，所以校正寄奉，以备转载。二十二日夜，迅上”。后由作者编入《坟》。

〔2〕 Alps山，阿尔卑斯山，在法、意两国之间。法国拿破仑在一八〇〇年进兵意大利同俄军作战时，曾越过此山。

〔3〕 胡适从一九一九年就开始鼓吹“整理国故”。一九二三年在他所创办的《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曾系统的提出“整理国故”的反动主张，妄图诱导青年学生埋头于故纸堆中，脱离现实阶级斗争，并企图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4〕 创造社早期部分人有这种倾向。鲁迅认为这种倾向是片面强调创作，轻视翻译，“排斥外来思想”。

〔5〕 托尔斯泰（一八二八——一九一〇）；都介涅夫（一八一八——一八八三），通译屠格涅夫；陀思妥夫斯奇（一八二一——一八八一），通译陀思妥夫斯基；他们都是俄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6〕 彼得和约翰，是欧洲人常用的名字。这里泛指外国作家。

〔7〕 封建复古主义者把孔孟之道所宣扬的旧思想、旧文化奉为“国粹”，意即一国之精华。

〔8〕 戕贼 (qiān zéi)，伤害、残害。

讲 解：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更加迅速地在中国传播。一九二四年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反动派妄图扼杀革命，在武力镇压的同时，掀起了尊孔崇儒的反动逆流。以胡适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竭力鼓吹“整理国故”的反动主张，妄图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阴谋诱骗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脱离现实、脱离革命斗争，从而破坏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和革命运动。与此同时，文艺界还出现了“崇拜创作”，憎恶翻译，实质是排斥外来新思潮的错误倾向；还有一种以要求“天才”为名，实则扼杀新生力量的恶意批评家。鲁迅这篇讲演深刻地揭穿了胡适等“整理国故”的反革命实质，也有力地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天才论”。

文中，鲁迅深刻揭露了胡适之流掀起封建复古逆流，打着“整理国故”的招牌，宣扬孔孟之道，妄图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阻挠广大青年参加革命斗争实践，以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的险恶用心，从而一针见血的指出，“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隔绝了”。同时，鲁迅还从其鲜

明的革命立场出发，积极支持新生事物，主张重视“活学问”，提倡“新思想”，坚决反对鼓吹唯心主义“天才观”的“恶意批评家”。指出，他们“不象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故做姿态地放出“咳，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等荒谬论调，对新事物横加戕贼，其目的就是要扼杀“五四”以后中国文坛上不断成长的新生力量，并不希望“天才”的产生，而是“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

鲁迅在批驳这些反动论调时，以鲜明的唯物主义观点着重阐明了实践、民众与天才的关系。批判了“天才论”者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实质。强调了人民群众和后天实践的伟大作用。指出，好花离不开泥土，天才离不开民众，“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并号召青年“收纳新潮，脱离旧套”，与其空等天赋的天才，不如做“培养天才的泥土”。

鲁迅前期的这篇重要讲演，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勇敢地捍卫和宣传了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对二十年代形形色色的反动谬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而在今天，“其生命”依然“确乎尚在”。林彪反党集团鼓吹孔孟“生而知之”的天才论，把自己打扮成“超天才”的“英雄”，自我标榜为“至贵”、“超人”、“天马”；把人民群众污蔑为“愚昧无知”的“群氓”，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叫嚷“天才”要去“开发民智”、

“运动”群众。林贼一伙再三挥舞“天才论”的破旗，以此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理论纲领，为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服务。在今天的批林批孔斗争中，学习鲁迅对唯心主义“天才论”的批判及有关论述，学习鲁迅对新生事物热情扶植的精神，使我们更加坚信，对于一切阴谋复辟、倒退、反历史潮流的个人野心家来说，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从来是不可战胜的，革命的新生事物从来是不可战胜的。

十四年的“读经”^{〔1〕}

自从章士钊主张读经以来，论坛上又很出现了一些论议，如谓经不必尊，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2〕}。我以为这都是多事的，因为民国十四年的“读经”，也如民国前四年，四年，或将来的二十四年一样，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对者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

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二十四史^{〔3〕}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4〕}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还有，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5〕}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6〕}！

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

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瞰亡往拜”“出疆载质”〔7〕的最巧玩艺儿，经上都有，我读熟过的。只有几个胡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而且这样的脚色，也不消和他们讨论。他们虽说什么经，什么古，实在不过是空嚷嚷。问他们经可是要读到象颜回，子思，孟轲，朱熹，秦桧（他是状元），王守仁，徐世昌，曹锟〔8〕；古可是要复到象清（即所谓“本朝”〔9〕），元，金，唐，汉，禹汤文武周公，无怀氏，葛天氏〔10〕？他们其实都没有定见。他们也知不清颜回以至曹锟为人怎样，“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过象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况且既然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则决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会阔气；他的主张，自然也决不会发生什么效力的。

至于现在的能以他的主张，引起若干议论的，则大概是阔人。阔人决不是笨牛，否则，他早已伏处牖下，老死田间〔11〕了。现在岂不是正值“人心不古”〔12〕的时候么？则其所以得阔之道，居然可知。他们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张，是所谓别有用意；反对者们以为他真相信读经可以救国，真是“谬以千里”了！

我总相信现在的阔人都是聪明人；反过来说，就是倘使老实，必不能阔是也。至于所挂的招牌是佛学，是孔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总而言之，是读经已经读过了，很悟到一点玩意儿，这种玩意儿，是孔二先生的先

生老聃的大著作^[13]里就有的，此后的书本子里还随时可得。所以他们都比不识字的节妇，烈女，华工聪明；甚而至于比真要读经的笨牛还聪明。何也？曰：“学而优则仕”故也。倘若“学”而不“优”，则以笨牛没世，其读经的主张，也不为世间所知。

孔子岂不是“圣之时者也”^[14]么，而况“之徒”呢？现在是主张“读经”的时候了。武则天^[15]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多数主义虽然现称过激派^[16]，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但幸而现在英国和日本的力量还不弱，所以，主张亲俄者，是被卢布换去了良心^[17]。

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谎造谣，蝇营狗苟^[18]，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

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要些把

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要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抗议的诸公倘若不明乎此，还要正经老实地来评道理，谈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气，也要将你们归入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类里去了。

以这样文不对题的话来解释“俨乎其然”的主张，我自己也知道有不恭之嫌，然而我又自信我的话，因为我也是从“读经”得来的。我几乎读过十三经。

衰老的国度大概就免不了这类现象。这正如人体一样，年事老了，废料愈积愈多，组织间又沉积下矿质，使组织变硬，易就于灭亡。一面，则原是养卫人体的游走细胞(Wanderzelle)渐次变性，只顾自己，只要组织间有小洞，它便钻，蚕食各组织，使组织耗损，易就于灭亡。俄国有名的医学者梅契尼珂夫(Elias Metschnikov)特地给他别立了一个名目：大嚼细胞(Fresserzelle)。据说，必须扑灭了这些，人体才免于老衰；要扑灭这些，则须每日服用一种酸性剂。他自己就实行着。

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单是妄行的是可与论议的，故意妄行的却无须再与谈理。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

不提防临末又提到了一个俄国人，怕又有人要疑心我收到卢布了罢。我现在郑重声明：我没有收过一张纸

卢布。因为俄国还未赤化之前，他已经死掉了，是生了别的急病，和他那正在实验的药的有效与否这问题无干。

十一月十八日。

注 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猛进》周刊第三十九期。后由作者编入《华盖集》。

十四年，指民国十四年，即一九二五年。

经，儒家、道家、佛教把他们尊为典范的著作叫做经。本文所说的经专指儒家的“典籍”，如《易经》、《书经》、《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即“十三经”）。

〔2〕 一九二五年九月，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在他主办的《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上，公然鼓吹“读经救国”，同年十一月二日，在他主持的教育部部务会议上作出决议，强行规定小学生从四年级起就要读经，每周一小时。面对这种尊孔崇儒的反动行为，有些反对者无视其反革命本质，只是从纯学术观点认为国外一些文科大学正在废除拉丁文为必修课，而中国却来提倡读经，是复古，开倒车。

〔3〕 清乾隆时，诏令把从《史记》到《明史》共二十四部史书加以整理刊印，合称二十四史。

〔4〕 旧时记述府、县地方历史沿革、政治、经济、军事、地理、风土、人物等情况的书。编纂志书的封建文人，多借此宣传封建主义思想。

〔5〕 《论语》的主要内容是孔丘反动言行的记录；《易经》